

吴大猷在答记者问中说：“大陆亦可以伪造台币无罪，后果将如何？这种可怕的情形，实不敢多想”，“这种事听来就荒唐”<sup>[11]</sup>。

从1980年代末始，某些极个别的人刻意在台湾制造“省籍”以图“独立”。吴大猷说：“这些人是否想过，他们平时所拜的妈祖、关公、观音、包公等等之神都是来自大陆。当他们在挑起省籍之际，难道不怕自己所拜的神来敲他们的脑袋”<sup>[12]</sup>。吴大猷多次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至于台独，更是使我忧虑”<sup>[13]</sup>。他倡导“应当好好编写一本《中国近代史》”；“由于政治和情感的混淆，少数人近倡脱离中国而独立。这不是国民政府40余年来的‘对共党政权的独立’，而

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是一极可悲的事。欲使中华民族文化不支离破裂，基本的是要人民由认识而认同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sup>[14]</sup>。

吴大猷先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教育家，而且他是正直的智者，完美的中华民族的一员。他在学术上对人类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光荣，而他对于社会问题、民族历史与现实问题所具有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远见，又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李政道先生在一篇悼念吴大猷的文章中，将吴大猷比喻为《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sup>[15]</sup>。我们为自己的民族有这样的鲲鹏而无比欢欣。吴大猷先生还活着，他这样的鲲鹏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吴大猷先生大陆行

周光召

1992年5月17日，吴大猷先生在时隔46年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他在李政道教授及其夫人秦惠蓉女士陪同下，从台北转道香港来北京。他虽是以个人身份，但当时是海峡对岸来访者中现职最高的人，他那时已87岁高龄了，而且有病在身。我们都感到压力很大，生怕有闪失。我在机场迎接他时，见他虽然坐在轮椅上，但精神很好。除李政道教授夫妇外，只有一位学者谢云生教授作为秘书陪同，并无前呼后拥的随从。那天在北京机场，有很多两岸的记者。他对记者们的提问，谈笑自如。

吴大猷先生那次能来北京是李政道教授花了很大精力，才使台湾最高当局同意他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吴大猷先生在这个学术会议上，认真听了一些学术报告，并和与会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期间他还特地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坐着轮椅上，沿着长长的加速器隧道十分认真地观看和询问。他亲眼见到了祖国大陆科技人员主要依靠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在短短四年时间建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设备，兴奋不已。而台湾的同步辐射装置却是买外国的。吴先生感慨万分地说：台湾没有科学人才，所以只能靠买。为此，他特别和李政道教授等讨论了台湾参加国际合作科学项目的问题，想以此来促进台湾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5月31日，吴大猷先生参加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约有300位中国物理学家参加了这次中国物理学界空前的盛会。中国物理学的几代学者共聚一堂，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人亲临祝贺，并与包括吴大猷先生在内的老一代中国物理学者们亲切会晤，共庆中国科学的繁荣昌盛。

吴大猷先生在北京时，访问了他60年前执教的北京大学。在那里见到了59年前他创建北大光谱实验室时从美国购回来的凹面光栅，至今仍保存完好。老人百感交汇。上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北大的寒酸景象，历历在目，到西南联大时就更是困难了。然而正在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写出了《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至今仍是世界物理学界公认的该学科的一本经典之作。当他看到今日北大学科那么全，设备那么先进，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在北京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的会上，李政道教授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图片资料介绍了吴大猷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激起了北京大学学子们对这位老前辈的崇敬。当李政道教授展示了一张吴大猷先生两岁时的照片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以极大的兴趣看着这张照片。老人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吴大猷先生还不顾身体上的不适，乘车数百里到他青年时代求学的天津，重返南开大学母校。母校为这位65年前的校友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仪式，授予

他荣誉博士.在这隆重的仪式上,母国光校长把大猷先生1925年至1929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的成绩单送给了他,使老人一下回想起了65年前风华正茂时在南开大学校园中的情景.

在天津,吴大猷先生十分高兴地见到了几十年来未见的堂弟吴大任教授和专程从广东肇庆老家赶来的堂姐吴明韶、堂妹吴明玖等亲友.温温岁月,茫茫海峡,隔不断与挡不住兄弟姐妹情.今朝相逢,虽都已满头华发,但情殷殷,意切切,老人们都激动不已,眼眶中涌出一股热泪.兄弟、姐妹向他讲述了家乡的巨变.如今肇庆已是高楼大厦林立,十分繁荣.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表示他一定要回故乡去看看.吴大猷先生亲切地问了吴家第三代、第四代的学习、生活情况,兄弟姐妹的欢聚久久不散.

在南开大学,老人还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陈省身教授,他们十分热烈地交谈并互道珍重.

吴大猷先生在北京见到了西南联大时的门生朱光亚和黄昆,40多年过去了,而今朱光亚和黄昆都年已花甲,在科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师生见面感慨万分.

在北京时,吴大猷先生多次与相识长达半世纪的老友及刚刚认识的大陆科技界新朋友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王淦昌、王承书、卢嘉锡、周光召、贝时璋、汤佩松、黄汲清等欢聚.这些为中国科学倾注了全部心血的科学家与吴大猷先生或久别重逢或相互仰慕而未能谋面,他们或促膝谈心,或举杯共庆,分外亲切.时逢周培源先生90寿辰,他与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黄昆等得意门生一起在周培源先生的寿宴会上为周培源先生,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频频举杯,非常高兴.

吴大猷先生在北京还抽时间重游了天坛、北海、中山公园和香山卧佛寺等处.在天坛回音壁前,老人像天真的孩子一样,贴墙倾听着回音,露出孩子般的可爱笑容.在香山卧佛寺,他兴致勃勃地撞击古钟.在罗汉堂的一尊尊罗汉前,老人沉浸在往事之中.在天坛和中山公园参天古树的林荫之下,李政道教授推着他坐的轮椅,漫步而行,亲切交谈,师生情谊绵

绵.吴大猷先生在京时,还去了著名的中国文化名街琉璃厂,在这因文房四宝、名人字画而闻名于世的街上,细细地品味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吴大猷先生还去寻找了当年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的旧居.但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了,旧居被新的、宽敞的马路所代替.著名的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得知吴大猷先生寻根未果后,登门送来一本他亲自主编的《北京历史地理集》,吴先生如获至宝地在图中寻找几十年前的旧居.由于吴大猷先生当时是台湾来大陆职别最高级的官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很多人都认为他带有政治任务,来与大陆最高领导人接触.海峡两边的媒体尤为注意.不少记者从台湾赶来,对吴大猷先生紧紧跟从.记者们的汽车就停在吴大猷先生下榻的宾馆的外面,吴先生的车跑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其实,吴大猷先生是不搞政治的,他既不是国民党,更不是民进党,他只是一位敢于直言的正直学者.他的正直敢言在台湾是很有名气的,他痛恨台湾的腐败官吏,更痛恨“台独”分子.

原计划吴大猷先生还在大陆多住几天,多看看.但因身体不好,医生们都很担心,吴大猷先生不得不提前返台以便住院治疗.他在大陆停留了20多天后,1992年6月11日结束了这次大陆之行,离开北京返回台北.在北京首都机场,送行的亲友依依不舍,很多人都流着眼泪与他告别.大家都盼望他身体康复后再来北京、天津.更盼他能回广东肇庆故乡看看.吴大猷先生也热泪盈眶,挥手向大家告别,并告诉大家,他一定会再来北京,还要小住一段,也一定要再回故乡肇庆的.

吴大猷先生回台后,在医院中还尽力最终促成了赵忠尧、汤佩松、黄汲清等一行12人的大陆第一批科学家当年9月顺利访台.

后来,1998年吴大猷先生虽去了广东肇庆故乡几天,但没能来北京.1992年6月11日北京首都机场一别竟成了永别.

今年是他百岁诞辰,我们在这里缅怀他对中国物理学的贡献.他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的近代科学史上.